

安娜得天獨眷

(本文插圖刊第6頁)

透視郭沫若

●汪治平

毒販惡少留日學醫

郭沫若原名郭開貞，沫若是他的筆名，四川樂山縣人，生於清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即西曆一八九〇年。他父親是靠販賣鴉片烟起家的地主，凡是幹烟土這一行的，幾乎與黑社會是分不開的，郭沫若從小便與幫會頭子的兒子結拜為兄弟。中學時代便喜歡罷課、請願、喝酒等等，由於那時節喝酒過多，得了一場嚴重的腸胃病，導致了他的耳聾重聽，因此以後說話嗓門特別大，而且完全是四川腔。

一九一〇年，郭沫若在家鄉與一名叫張瓊華的女子結婚，由於他對父母之命的婚姻不滿，婚後五天便離家去了成都，投奔在成都軍政府任交通部長的長兄，在成都一待就是一年多，整天都是打牌、喝酒、看戲，鬧得實在不像話，他長兄為郭沫若的前途着想，硬逼他專心用功讀書，結果考上了天津的軍醫學校，但到了天津後無人管束，却多在北京消磨時光。

一九一三年他的長兄把郭沫若帶到日本，考取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醫預科，一年後分發到

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由於日本教育制度的嚴格，他在第六高等學校四年的生活裏，才認真讀了書。

一九一五年郭曾一度隨同愛國學生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與日本訂立二十一條的賣國條約運動，然後又返回日本入九州帝國大學醫科就讀。在九州帝國大學的最後一年，郭沫若忽然對新文學發生了興趣，並開始創作，他的處女作《骷髏》是自傳體的小說。所以他在這一年主要工作不是在學校裏用功讀書，而是跟在上海住的郁達夫合作創辦一本《創造月刊》，這本刊物問世後頗為轟動，同時郭沫若的詩名在上海也小有名氣，所以他在在一九二二年春回到上海，在泰東圖書公司任文學部主任，不久離職，想進商務印書館而未如願，遂重返日本繼續求學，一九二三年終於在九州帝國大學畢業。

獲得日籍護士青睞

一九一六年八月，郭沫若還是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的學生時，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認識了在東京一所基督教會辦的醫院裏任職的佐藤富子。

當時郭沫若剛讀完一年級，暑假期間，他到聖洛迦醫院索取一位病故朋友的胸腔透視片，第一次接見他的就是佐藤富子。當時富子剛從尚嫻女子學校畢業，來醫院當護士。她答應郭沫若，待尋出那張透視片後立即郵寄給他。並為郭沫若失去朋友而眼淚漣漣，這次相遇，彼此都產生了好感。一個星期後，富子把找到的胸透片郵寄給郭沫若，並附上一封安慰信。郭沫若讀後深受感動，從此以後，開始了他們之間的日文通信，初期以異國兄妹相稱，不久即進入愛河。

富子和中國留學生郭沫若相愛的事，被富子家裏發現了，遭到家族勢力的激烈反對。她那當牧師的慈父，看到自己的女兒要嫁給一個異國的男人，又是一個不信上帝的異教徒，便把她趕出了家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富子忍著淚水離開家門，同郭沫若從東京到岡山結婚，富子雖然離開了家，但十分想念父親，結婚以後她用童年時父親給她起的「安娜」教名，又按照日本人的習慣，女人結婚後從夫姓，所以改名叫郭安娜。

不久，安娜考入了市谷醫學院讀書，這時她

已懷孕在身，讀了幾個月的書，長子和生出世，她不得不中止學業，爲了維持家庭開支，並幫助郭沫若繼續求學，她靠幫人洗衣服的微薄收入來勉強度日，孩子一個接一個出世，他們的生活更加拮据，郭安娜甚至通宵達旦地洗衣服，以求多賺幾個錢，困難的處境，使她的臉上過早地佈上了皺紋，過度的勞累使她那一公尺六十七的身材開始微微彎曲，整天泡在水裏的十指，變得格外粗大。

一妻三子回到上海

一九二三年的春天，郭沫若從日本醫科大學畢業，四月一日，他和安娜帶着七歲的和生、四歲的博生和二歲的佛生三個孩子來到上海，住在同仁路。但回國不久，三個孩子相繼出了麻疹和痢疾，當時上海醫藥費貴得驚人，郭沫若又沒有固定職業，創造社也景象蕭條。一九二四年二月，安娜和孩子只好先回日本。郭沫若比安娜多待兩個月，在回國一週年那天也離開上海去日本。全家住在福岡箱崎海邊一幢面海的屋子裏。生活仍舊很艱苦。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同安娜和孩子們又從日本重新回到上海，借住在環龍路四十四弄一間小房子裏，過着非常窘迫的生活。安娜承擔全家的絨線衣、毛袜、手套、圍巾以及孩子衣服的編結和縫製；郭沫若則經常穿着一套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學生服，頭戴一頂黃色駱駝絨的便帽，每天到小菜場去買菜。這段艱苦的生活，給安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這期間，她認識了周恩來、李一氓、成仿吾許多中國人。

結交國內左翼作家

郭沫若在上海所結交的人當中，大多是左傾文人，即所謂左翼作家，這些人的作品，專事描寫反映社會黑暗面，並且盡量誇大，更加上在措詞上極盡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對青年的好奇心頗有吸引力。無形中受其煽動與麻醉，這些人在不知不覺中，被中共地下黨員所控制，爲無產階級革命效力。

一九二六年春天，郭沫若從上海到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這時他已經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這年夏天他投筆從戎，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陣營，他離開中山大學，任北伐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後來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安娜和孩子們也一起到廣州隨軍北伐。

安娜隨伴救他一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舉行清黨，郭沫若沒有就任政治部主任之職，祕密離開廣州到南昌，參加了八月一日朱德、周恩來在南昌的暴動，這時他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失敗後郭沫若跟隨龍殘部逃到汕頭轉往香港，再由香港到上海。因他在武漢《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遭到通緝。這時，安娜已成爲在逃政治犯的家屬，是國民黨情報機關的偵查對象。她帶着孩子，逃出營房，悄悄地潛居在上海寶樂安路日本僑民居住區的一棟矮小的弄堂房子裏。郭沫若與安娜會合後，準備和孩子們一起去蘇聯。不巧，十二月八日，郭沫

若突然患斑疹傷寒，安娜沒法把丈夫送進日本醫師井勇開辦的私人醫院裏，由安娜悉心護理，使郭沫若死裏逃生。郭沫若出院後寫了「歸來」和「得了安息」兩首詩，記錄了對安娜感激之情。他說這次生命的得救，不光是靠藥物，主要是靠「愛的聯繫，骨肉的聯繫，這是宇宙中的自然樞機！」「這是我妻，我的愛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

流亡東瀛艱辛度日

郭沫若病愈後，已經延誤了去蘇聯的船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舉家又回到日本。

當郭沫若流亡日本時，東京警視廳經常上門找麻煩，每一次都是安娜與他們周旋；同時還要忍受鄰居的白眼，同胞的譏諷。他們認爲安娜嫁給一個中國人本身就降低了日本人的身分，更何況是個通緝犯。安娜常被他人辱罵，孩子們也被歧視。郭沫若流亡日本初期，與外界不敢接觸，只能在家裏從事冷僻的研究工作，收入甚微，主要靠國內「創造社」每月支付他一百元的生活費。一九二九年二月，「創造社」被國民黨查封後，國內的朋友處境也十分困難，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費也中斷了，全家生活頓時陷於困境。安娜主持家務，裏裏外外全靠她的艱苦勞動，郭沫若在這位日本賢妻的支持下，埋頭著述，在這裡，他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等十三種富有獨創性的學術論著，還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和論文，這十年中，是他創作最多的時期，這裏滲透了安娜的

辛勤勞動，由於生活的艱苦，她四十幾歲，頭髮就開始發白了。

傷天害理結下孽緣

郭沫若在此流亡期間結識了《大公報》記者于立忱，結下了他後半生傷天害理的孽緣。一九三七年五月于立忱在上海自縊而死，二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駐日大使許世英奉命安排郭沫若回國。他拋棄了爲他事業付出巨大犧牲的日本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標榜愛國赴難。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愛國，爲什麼要娶日本妻子！既娶了安娜，而安娜又能背叛自己的祖國，死心塌地支持他的愛國行動，爲什麼要拋棄她！他爲她寫的「歸來」、「得了安息」兩首詩，來感念安娜救命之恩的感情哪裏去了？

他回國後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長，主管宣傳，這時他把一批左翼文人都拉進政治部，掩護中共進行文化統戰，並與蘇聯暗中勾結。這時郭沫若的老朋友杜國庠把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羣介紹給他，于立羣是上海梅花少女歌舞團的明星之一，藝名黎明健，是中國早期跳大腿舞的演員，她就成爲郭沫若的抗戰夫人，她比他要小二十五歲。從此他再也想不起安娜了。

安娜被捕受盡屈辱

郭沫若剛離開日本，安娜就被抓進了監獄，受盡了非人的折磨，身上傷痕纍纍、鮮血淋漓，沒有水喝，只有一些發霉的食品。

安娜被囚禁一個多月才釋放出來，一個孤身

女人，帶着五個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本來就够慘了，時值中日戰爭，國內物資和財力日益匱乏；爲了維持全家生活和支付孩子教育費用，安娜不得不去跑單幫。她每天清晨就趕到離家四、五十里遠的山裏採購農副產品，肩挑手提，串街走巷兜售。隨着季節的變化，有時還批發一些衣料，挨戶挨家喊叫兜售。有一段時間，她還承包做醃蘿蔔乾的工作，一個冬天做下來，安娜十個手指血跡斑斑。雖然日本人愛美，但在戰爭年代，她爲了維持生計，根本無暇顧及自己衣着，甚至長期不去理髮店理髮，很快頭髮全白了。安娜就是這樣地終年不停地奔波着、掙扎着。再加上安娜是抗日名人郭沫若的夫人，除了體力外，還受到精神的屈辱和折磨，連她妹妹因有個敵國姐夫，獎章也被收回了。

「中國媳婦」難入家門

戰爭結束後三年，於一九四八年，安娜再也按捺不住渴望的心情，決定去找郭沫若。十一年來，除了離別那年收到一封郭沫若平安到達上海的電報外，杳無音信。此次出走，安娜要帶上郭沫若留下一些未發表的手稿，她知道這是最珍貴的東西，當時出版社要出高價收買這些手稿，儘管安娜當時一貧如洗，也沒有答應。她要用這些手稿作見面禮，親手交給郭沫若。

安娜終於帶着孩子離開日本經台灣到達大陸。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她這個「中國媳婦」並不能踏入夫家的門。前來看望她的，是早年在廣州相識的周恩來，並未見到她朝思暮想的夫君郭沫若。安娜是聰明人，她明白了，二十一年的夫妻的情份已經「緣盡」。最後，她將文稿全部交給了國家，回到住處，她再也憋不住強忍的淚水，痛哭一場。

浩劫折磨絕情報應

安娜回中國不久，于立羣一度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需要隔離治療。據說當時郭沫若雖屬薄情寡義，但情緒上也有些波動。周恩來不僅親自過問于立羣的治療外，還動員文藝界人士約郭沫若去郊遊，目的讓他減少憂鬱，散散心。當于立羣病愈回北京後，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消息，並刊登郭沫若、于立羣和來訪者的合照，就是缺少郭沫若與安娜的合影，這引起了一些人的好奇心。周恩來指示把安娜安頓在大连，顯然這又是一宗高級統戰機密。

從此，安娜知命認命，一直過着寧靜的生活，直到文革才打破這種寧靜。她在中央音樂學院任教的小兒子被打斷了骨頭，最後去了日本。這件事使她寢食難安，直到現在還耿耿於懷。安娜或許還不知道，郭沫若和于立羣在那段時間裏的遭遇更慘，他們兩個兒子在運動一開始，就相繼去世，北京大學還專門開闢一所房子，用來張貼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甚至到了一九七四年過年的時候，郭沫若還遭到圍攻。說他是尊孔派，結果當場病情惡化送醫院搶救。

那一年，他連續發病，住了七次醫院。于立羣本人也進了醫院，好像報應似的，他們也領受了當年安娜所受的屈辱。

熱海銅雕是郭寫照

當年安娜年輕時，爲了固執地熱愛一個異國青年，幾乎失去了一生的幸福，她萬萬沒想到她所熱愛的人，是一個毫無品德的無情無義的負心人，也許上天是公平的，給了她許多人難以企求到的高壽，目前這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同兒子媳婦住在一起，談到過去的往事，她的語調並不悲傷，也沒有眼淚，好像這一切並不是發生在她的身上。她說：「我爸爸是耶穌教的牧師，我的心也是在天上，天都知道的！」

由於她有一顆善良的心，從她一開始就選錯了這個負心的丈夫。他們這段故事，正像東京附近熱海觀光區，在海邊豎立一個引人矚目的一對青年男女的銅質塑像，男青年穿一套學生服，女青年穿一身和服，男人怒目而視跪下的女人，他正在無情地用腳踢女人，作欲走狀，女人還在拉他的衣服。這個故事相當有名，幾乎日本人無人不無人不曉。原來，這個學生是靠他妻子的辛苦勞動，把他培養成大學畢業的，等他成功後，就把妻子一脚踢開了，遭到億萬人唾罵。郭沫若的所作所爲，不正是這個男青年的化身嗎？

讓我們再來看看他回國後的所作所爲。他自從日本九州帝大醫科畢業後，從來沒做過醫生。他因文學而成名，當時與老舍、茅盾、巴金齊名，他喜歡玩弄政治，但又缺乏政治道德和操守。所以香港作家稱他爲「郭文厚公」，大陸文化界說郭沫若投機善變，朝秦暮楚，寡廉鮮恥，是「四大不要臉」之一，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嗤之以鼻

，他之所以得出這些名聲，還不僅發生在對待日本妻子的關係上，此外還有大量的事實做爲他的佐證。

如前所述，寧漢分裂時，他曾寫過人請看今日蔣介石V一文，遭到通緝。他不得不逃到日本。當抗日戰爭爆發，駐日大使許世英安排郭沫若祕密回國，蔣介石在南京召見他，後來他寫了一篇「一次溫暖的握手」一文，對蔣介石推崇備至。

最後一次政治投機

中共成立政權後，郭沫若投靠毛澤東，那時中共政權奉行一面倒向蘇聯的政策。一九五一年郭沫若作詩頌揚斯大林是「親愛的鋼，永恆的太陽，你是億萬愛好和平人民的父親」，把斯大林捧高了一輩。

毛澤東成爲太陽，也是郭沫若的傑作，毛澤東作了主席後，有一次郭沫若奉命陪毛澤東坐專機去杭州，郭沫若在機上作詩說：「天空這麼明朗，因爲天上有二個太陽，一個在機艙之外，一個在機艙之內。」

一九六六年四月在人大會常委會上，郭沫若以「向工農兵羣衆學習，爲工農兵服務」作自我批判，說以往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階級觀念模糊，所以自己過去的舊作，應該統統燒毀。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郭沫若吹捧江青：「親愛的江青同志，您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一九七五年五月批鄧時，郭沫若填詞：「走

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但到了四人幫倒台後，郭沫若又作詩：「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等到鄧小平復出後，又歌頌鄧小平。

在四十年代毛澤東打算「批孔揚秦」，郭沫若便苦心孤詣爲秦始皇翻案。五十年代毛澤東想要替曹操翻案，郭沫若便找到一個機會，立即發表一篇「重新估計曹操的功業和貢獻」，在他的筆下，曹操成了正面人物。

六十年代郭沫若爲了迎合毛澤東和江青的心理，頌揚呂后和武則天。

七十年代，善於察言觀色的郭沫若，知道毛澤東喜歡李白而討厭杜甫，他就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的書，通篇揚李白抑杜甫。

一九七四年，郭沫若因病住院七次，江青和張春橋幾次在他病榻前，逼他作文罵李斯，以影射周恩來，但郭沫若不敢得罪周，也惹不起江青，他左右爲難，致使病情加重，長期臥病不起。

一九七六年郭沫若在臨死前，還要進一次最後的政治投機，他的遺囑說，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所謂大寨是毛澤東樹立的樣板，是農村幹部陳永貴所虛構的神話，是假、大、空的典型。要全國各行各業向大寨學習，陳永貴因而竄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死後，神話被揭穿，陳永貴被撤職，也可以說，郭沫若最後一次政治投機投錯了。

在中國大陸出現很多無恥文人，有的由於形勢所逼，不得不寫應景文章，以求過關，這還值得

原諒。但像郭沫若這樣身居高位，而又一味獻媚求賞的人，則令人深惡痛絕，他如果與馬寅初相比，一位如日中天，一個是鬼魅魍魎。馬寅初在毛澤東號令全國批判他的「新人口論」時，周恩來曾勸他不要固執己見，檢討一下就過關了，但他

沒有同意，他非但不同意還要求「新建設」雜誌發表他一篇義正辭嚴的文章，而「新建設」意欲擴大事端，加了編者按語，說他公然向全國人民挑戰，希望大家都來進行批判。馬老的擲地有聲的金玉之言說：「我決不在壓力下屈服，我雖年

屆八十，明知寡不敵衆，我也要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爲止。」這種豪邁的聲音，鼓舞了多少中國人勇往直前。歷史是無情的，當人們談到馬寅初時，無不肅然起敬，但談到郭沫若時，無不嗤之以鼻，連稱：「無恥、無恥！」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紹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